

乌江的清与“重”

本报记者李黔渝

2月3日,正值立春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考察。

3日下午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毕节市黔西县看了一条河,实地察看了生态环境。这条河的名字叫乌江。

乌江,古称延江或黔江、巴涪水,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,全长1044公里,流域面积8.79万平方公里。

乌江奔腾于大娄、武陵山脉之间,气势磅礴,峡滩踵接。两岸奇山对峙,江中礁石嶙峋,波涛汹涌,素有“乌江天险”之称。因两岸的山体均为墨乌色,乌江就像一条乌青色的蛟龙,由西向东奔腾而去,贵州一些地方老百姓叫它乌龙江。

这些年来,我每年都到访乌江流域沿线多地,感受青翠乌江厚重的历史 and 变化。

百里乌江画廊

春节将至,走进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,村民们备年货、杀年猪、挂灯笼、打糍粑、排节目,忙得不亦乐乎。化屋村党支部书记张玉芝说,大家正为春节接待好游客做准备。

在2004年以前,这里还是个“交通靠走,通讯靠吼”的深度贫困村。“在以前,要想走出村子,要么划竹筏沿江出去,要么徒手翻上百米的悬崖,我们叫‘手扒岩’,有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的危险。”化屋村老人杨梅说。

化屋村地处百里乌江画廊鸭池河大峡谷,近年来,化屋村依托秀丽的自然风光和特色民族文化发展旅游,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。

从统一海内、雄才大略,到严刑酷法、凶奢暴虐,在中国历史上,没有一位皇帝如他一般对后世影响深远,也没有一位皇帝像他一样争议之声不绝。

秦始皇身后所葬的陵寝,更是充满神奇色彩。“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”“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”……这些对于秦始皇帝陵的文献记载,让人们对这位“千古一帝”的地下王国不禁充满遐想。

兵马俑、铜车马、石甲冑、青铜水禽……秦始皇帝陵的每一次新发现都让世界发出惊叹。被称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的兵马俑,也仅仅是其陵园外圈的陪葬坑之一。深埋于封土之下的陵寝,更是不断撩动着海内外人士的心弦。这其中不仅有民间“希望发掘”之声,也有地下王国“如下天状”的畅想。

在中国,没有一座帝王陵寝如这般被世人关注。

骊山帝陵

作为秦岭的支脉之一,骊山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之地。西周末年,周幽王在此上演“烽火戏诸侯”;盛唐时,这里见证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“此恨绵绵无绝期”;到了近代,骊山还是“西安事变”的发生地。秦始皇的陵寝,正位于骊山脚下。

司马迁《史记》“葬始皇郿山”、唐代诗人李白的“刑徒七十万,起土骊山隈”,历史上留下许多史料诗作,记录了秦始皇帝陵的方位和修筑人数。在骊山,人们看到的是与周边山形相似的封冢,高大的陵墓封土之下,便是神秘的地下宫殿。

在嬴政13岁初即位那年,他

江山峡一梵净山自然保护区—张家界森林公园旅游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“污江”变身生态河

乌江曾被老百姓称为“污江”。由于水生态环境问题突出,乌江部分流域治污形势严峻,一度成为全省八大水系水质达标率最低的河流。

乌江清,贵州水清。近年来,贵州举全省之力治理乌江,组合拳频出。2020年,乌江干流水质达到Ⅱ类标准。

磷污染较为严重的34号泉眼治理可称得上是中国环保治污史上的“壮举”。位于遵义市播州区乌江镇的34号泉眼是一个岩溶泉,磷废渣渗漏到地下通过地下水从泉眼冒出。记者曾多次暗访到此看到,过去34号泉眼所在位置变成一条牛奶河,站在河岸上都能闻到刺鼻的味道,当地居民曾反映河内鱼虾几乎绝迹。

从2009年至今,34号泉眼治理已投入8.1亿。贵州磷化集团在34号泉眼涌水处建起三个大型“净水装置”,2020年汛期全系统开机,实现泉涌水1.2万立方米/小时全部收集处理和达标排放。

乌江水能蕴藏丰富,全流域水能蕴藏量1042.59万千瓦,居全国第六位,在长江各大支流中居第三位。乌江径流量稳定,干流总落差达2123.5米,是我国水能资源的“富矿”区。

乌江渡电站水坝是根据乌江流域的地理环境特征,因地制宜开发水能发电,并带动该流域的经济、社会发展,成为我国喀斯特地区流域综合开发与治理的成功案例。记者曾在乌江渡渡口乘坐小船,真切感受乌江的雄伟壮观。连绵不绝的江水将两岸分割开来,起起伏伏的山丘随着船只靠近,逐渐显露出真面目。

盐油古道

乌江流域物产丰富,自古以来为川东与黔东北的重要运输纽带。秦国大将司马错曾率巴蜀将士十万,自乌江溯舟,取黔中郡,这是乌江航运最早



乌江两岸景色秀美(2018年9月22日无人机拍摄)。

的记载。公元前140年,汉武帝刘彻置涪陵县于今重庆彭水县郁山镇,把涪陵县上升为郡一级治所。晋控制蜀汉以后,准备进攻吴,又将乌江航运继续向上延伸。明、清以来到民国初年,乌江沿岸先后有商民捐资,凿滩疏浚,以兴盐利。

古时从四川、重庆运送盐,沿乌江逆水而上,进入贵州东部和湖南湘西;又将桐油、生漆、五倍子、木材等贵州土特产水运出境,促进了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,这种盛况持续了上千年,形成了一条历史悠久的“盐油古道”。

重庆彭水县郁山镇的盐丹,贵州思南县的桐油、石阡县的生漆和德江的木材等,都顺着乌江进入重庆。“装不完的郁山,塞不满的重庆”说的便是当时的情形。

乌江流域其地形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,高山峡谷密布,江河洞坑纵横,恶劣的地理环境孕育乌江流域人民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的精神,豪爽乐观的性格。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:“巴寡妇清,其先得丹穴……名显天下,岂非以富耶!”描述了以寡妇清为代表的乌江流域人民对炼丹业的发展;汉初云阳人扶嘉父女掘白兔等9口盐井,开创了我国最早的盐场;1899年,邱寿安、邱翰章兄弟创制“榨菜”,小包装分送请人品尝,远走他乡张贴广告,艰苦的努力成就了如今的“涪陵榨菜”。

土司文化

乌江流域地处西南边陲,在元明清时期,乌江流域曾有多家土司,统治着以彝族、土家族、苗族为代表的40多个少数民族。土司来源广泛,族属多样,传承历史悠久。

乌江流域的土司以武职为主,级别较高,宣尉史共9个,占总数的7.8%。势力强大,且桀骜不驯的土司或被中央政府消灭,或被分割成若干中小土司。明政府平定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乱后,将其属地归流官治理;贵州水西安氏土司叛乱平定后,被分割成多个小土司。乌江流域中小土司数量较多,因无力对抗中央政府而长期存在。

土司起于元,盛于明,衰于清雍正朝,历史悠久。前后经历了数百年,对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一方面,土司作为朝廷王臣管理辖地百姓,对维护西南地区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另一方面,兴办文教开化民众,土司积极向学重教推动了汉文化的传播,加快了民族地区移风易俗和开化民众的进程,为民族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中央统治者认为土司久居边荒,不识教化不知礼仪,故往往多命令或鼓励土司积极向化。《清文献通考》卷五十九记载,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“令贵州各州府县设立义学,土司

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

承袭子弟送学肄业,以俟袭替,其族属子弟并苗民子弟,愿入学者,亦令送学。”明清时期对土司的文教有明确要求。乌江流域土司时期的办学形式,主要有官学、州县府学、卫学、义学、书院、社学等等,并在民族地区逐步实行科考,甚至予以政策上的鼓励。

“强渡乌江”红色记忆

乌江又被称为“英雄河”。红军突破乌江,粉碎了国民党借“乌江天险”堵截消灭红军的美梦,一扫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,从此掌握了战争主动权。1934年12月18日召开黎平会议后,中央红军分三路向乌江进发。右路红一军团在回龙场、左路红三军团在茶山关、中路军委纵队在江界河等地强渡乌江。

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?一方面,来自国民党的严密防守。据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记载,当时防守乌江的是贵州军阀王家烈部,他为了防止红军“赤化黔北”,调派3个旅1个团沿遵义老君关到思南塘头的乌江各渡口构筑工事,并沿江烧毁民房、销毁船只,以阻止红军渡过乌江。另一方面,源于“乌江天险”的恶劣地理环境。古人形容乌江:“崇崖如壁,悬崖临水。”乌江两岸陡峭高山,江水波涛汹涌,河面宽达200多米,窄处虽数十米,但水深流急,漩涡翻滚,沿线荒芜,人迹罕至,没有渡口、没有船只,很难过江。可是,时

中国故事

本报记者姜辰蓉、杨一苗

巍巍秦岭,幽幽骊山,高大的封土之下,沉睡者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——秦始皇。

秦始皇身后所葬的陵寝,更是充满神奇色彩。“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”“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”……这些对于秦始皇帝陵的文献记载,让人们对这位“千古一帝”的地下王国不禁充满遐想。

兵马俑、铜车马、石甲冑、青铜水禽……秦始皇帝陵的每一次新发现都让世界发出惊叹。被称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的兵马俑,也仅仅是其陵园外圈的陪葬坑之一。深埋于封土之下的陵寝,更是不断撩动着海内外人士的心弦。这其中不仅有民间“希望发掘”之声,也有地下王国“如下天状”的畅想。

在中国,没有一座帝王陵寝如这般被世人关注。

骊山帝陵

作为秦岭的支脉之一,骊山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之地。西周末年,周幽王在此上演“烽火戏诸侯”;盛唐时,这里见证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“此恨绵绵无绝期”;到了近代,骊山还是“西安事变”的发生地。秦始皇的陵寝,正位于骊山脚下。

司马迁《史记》“葬始皇郿山”、唐代诗人李白的“刑徒七十万,起土骊山隈”,历史上留下许多史料诗作,记录了秦始皇帝陵的方位和修筑人数。在骊山,人们看到的是与周边山形相似的封冢,高大的陵墓封土之下,便是神秘的地下宫殿。

在嬴政13岁初即位那年,他

千古一帝的地下王国

子百家的思想之光,也有对秦帝国的政治体制、社会结构、都邑格局、宫廷生活、军事制度等的映射,更对推动中华文明进程有重大意义。”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科研规划部主任张卫星说。

兵马俑现

兵马俑以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享誉海内外,而考古发现显示,它只是秦始皇帝陵众多陪葬坑的一部分。兵马俑现世充满了故事色彩,也掀起了尘封两千多年秦始皇帝陵的一角面纱。

那是1974年初春,严重的旱情威胁着中国西部八百里秦川,坐落在骊山脚下的西杨村也不例外。村民们在荒滩上选定了一处地方,准备挖一眼大口径的井,以解燃眉之急。

当挖到1米多深时,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层红土。这层红土异常坚硬,又一铲头下去,只听到“咚”的碰撞声,有火星溅出,却无法穿透。当时挖井的几位年轻人不得不用全身力气抡起锄头。

1974年3月29日,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军阵的第一块陶片,就在充满力量的挖掘中重见天日。挖到3米多深时发现了陶俑残缺的身躯,接着往下挖,俑头、铜镞、铜弩机相继出现。这个陶制人头,头顶长“角”,双目圆睁,紧闭的嘴唇上方排着两撮翘卷的八字须。围观的人们议论纷纷:“这是挖到瓦神爷的庙了!”

当年参与考古发掘的袁仲一,如今已经88岁高龄,他至今还记得与兵马俑的初次相见,那是令人震惊的场景。此后的几十年,他身心都奉献给了这座地下军阵。

在考古发现的四个俑坑中,一个是空的。专家推测,因秦末农民起义,秦二世不得不紧急抽调修建陵墓的“刑徒”前去应战,4号俑坑很可能就是因战乱而未完工。在其他三个俑坑中,共出土了约8000件陶俑、陶马,

另外还有大量兵器、战车等。

兵马俑以作战编制和队形整齐地排列在俑坑中,真实再现了秦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情景。这个来自秦朝的泱泱军团“势若骖驔,节如发机”,似乎只待一声令下,就将“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豁”,汹涌澎湃,触之者摧。

今天,在展馆中陈列的兵马俑看似“灰头土脸”,但出土资料却表明,它们不仅“多姿”,而且“多彩”。“每个兵马俑其实都有颜色。经过两千多年的深埋,那些保存下来的颜料出土后15秒就开始变化,4分钟内就完全脱水、起翘、剥落,有的就遗留在泥层上。”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主任夏寅说。

历经数十年的发掘、观察、研究和分析,袁仲一对已经出土的2000多件兵马俑了如指掌。“每个俑,我都看过,做过发掘记录。高矮胖瘦、穿什么衣服、出土时的颜色、梳什么发式、穿什么鞋子,我都熟悉。”

假如时光可以倒流,人们会看到它们原本形象绚丽:朱红、枣红、紫红、粉红、深绿、粉绿、粉紫、粉蓝、中黄、橘黄、黑、白、赭等十多种颜色。一尊色彩保存较完整的跪射俑足以体现兵马俑服饰的艳丽:身穿粉绿色长袄,外披赭色铠甲,铠甲上缀着朱红色甲带和白色甲丁,下身穿着天蓝色裤子和粉紫色护腿。

“因此,不能把秦王朝尚黑,理解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一律都穿黑衣服。”袁仲一说,“透过秦俑明快鲜艳的颜色,我们可以触摸到秦人的情感与心灵是热烈的,朝气蓬勃的,而不是低沉的、悲哀的。”

地宫之谜

目前,秦始皇帝陵的考古发掘还只在外围,核心地宫仍然笼罩在重重谜团之中。揭秘更多是依赖历史文献资料和现有科技手段做出推测。

谜团一:幽幽地宫深几许?

据最新考古勘探资料表明:封土堆下有一个很大的空间,应该是修筑墓室时开挖的一个巨大的竖穴土坑。这个土坑东西长约170米,南北宽约145米。

司马迁说“穿三泉”,《汉旧仪》则言“已深已极”。说明深度挖至不能再挖的地步,至深至极的地宫究竟有多深呢?中国文物考古、地质学界专家学者对秦陵地宫深度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探索。根据钻探资料,秦陵地宫实际深度应与芷阳一号秦公陵园墓室深度接近,可推算地宫坑口至底部实际深度约为26米,至秦代地表最深约为37米。

谜团二:何为“上具天文,下具地理”?

据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,秦陵地宫“上具天文,下具地理”。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曾推断:“‘上具天文,下具地理’应当是在墓室顶面绘画或线刻日、月、星象图,可能仍保存在今日临潼始皇陵中。”近年来,西安交大汉墓发现了类似于“天文”“地理”的壁画。上部是象征天空的日、月、星象,下部则是代表山川的壁画。由此推断,秦陵地宫上部可能绘有更为完整的二十八星宿图,下部则是以水银代表的山川地理。在这座有着象征天、地的地下“王国”里,秦始皇的灵魂照样可以“仰观天文,俯察地理”,统治着这里的一切。

谜团三:地宫中有大量“水银”?

秦始皇帝陵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见于《史记》,《汉书》中也有类似的文字。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寻找着秦陵地宫埋水银这一千古悬案的答案。历年来的多次科学勘探结果表明,在秦始皇帝陵的封土中心,有一个面积约12000平方米的水银含量异常区。科学家由此得出初步结论:史书中关于始皇陵中埋藏大量汞的记载是可靠的。

至于地宫为何要埋入大量水银,

间紧迫,先遣队必须抢在追兵抵达前,架桥通过乌江。工兵们就地取材,赶制了许多竹筏。

1935年1月1日,红军突破乌江的战斗首先在江界河渡口打响。此地江面宽250米左右,江水流速达每秒1.8米,无论投下一片什么东西,转眼就冲得无影无踪。

1日上午,担任中路突破任务的红二师第4团抵达江界河渡口。经过侦察,决定佯攻大渡口,主攻地点则放在离大渡口不远处的下游老虎洞。2日晚上,5名红军战士乘竹筏偷渡成功,埋伏在山下。3日上午9点,佯攻继续,主攻老虎洞的17名红军战士乘坐三只竹筏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渡过乌江,与之前成功过江的几名突击队员会合。22名红军突击队员一齐向守敌冲杀过去,守军一时阵脚大乱。红军乘胜占领了滩头阵地,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乌江。

不久,敌军增援部队赶来,开始反扑。形势危急之际,已渡江登岸红军抢占滩头左侧石峰制高点,并借此有利地形打垮了敌人的反扑,巩固了江岸阵地。红军工兵在火力掩护下乘势架起浮桥,主力部队立即从浮桥上冲杀过去,驻守渡口的敌军全线溃退。3日下午,中央直属机关、军委纵队、红一军团、红五军团及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渡过乌江。

龙场、茶山关两路部队也顺利渡江。从1月2日红二师在老虎洞突破敌人的乌江防线开始,到1月5日红军3万多人马全部渡过乌江,历时不到一周,红军全线突破了敌人设置的东起回龙场、西迄茶山关200余里的乌江防线。渡江战役红军主力部队以较小伤亡,共击溃黔军6个团,歼俘敌人500余名,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,取得了突破乌江的重大胜利。随后红军挺进黔北,向遵义进发。

今天的瓮安县江界河渡口,作为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纪念遗址,成为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江界河大桥,以单孔跨度330米,水面高度263米的雄伟气势,成为世界第一跨度桁式组合拱桥。诗人称之为“彩虹横空挂,天堑变通途”。每当我到这里,从远处看桥,像一个钢铁巨人,英姿勃勃,高耸入云。从桥上俯瞰乌江,滔滔江水狂野不羁,刚刚烈奔放。遥想当年令人寒战的乌龙江,如今变成了令人陶醉的美景,我想,昨天的乌江没有难住人们,明天一定会更好。

北魏学者郦道元的解释是“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在于以水银为四渎、百川、五岳九州,具地理之势”。在我国地理版图上,东方、南方有大海,而秦始皇帝陵水银分布密集区域正位于陵墓的东南部,这也许不是巧合。

谜团四:地宫藏宝知多少?

据司马迁《史记》所载:“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。”汉代学者刘向也曾感叹:“自古至今,葬未有如始皇者也。”据史书记载,地宫中藏有“金雁”“珠玉”“翡翠”等不计其数。

考古工作者在地宫西侧发掘出土了一组大型彩绘铜车马。车马造型之准确,装饰之精美举世罕见。之前,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出土了一组木车马,除车马、御官俑为木质外,其余车马饰件均为金、银、铜铸造而成。车宫外侧都藏有如此之精美的随葬品,其内随葬品之丰富、藏品之精致令人充满遐想。

暂不发掘

对于秦始皇帝陵地宫来说,发掘还是不发掘的争议从未停止。许多人希望能打开这座千古一帝的帝王陵寝,一睹为快,也解开困扰考古界、史学界的诸多谜团。

“在考古界,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非常一致——不能发掘。在专业领域,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。”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张天柱说。

他说,任何一种对地下文物的挖掘,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对文物某种程度的破坏或损害。所以,我们进行的大多是抢救性发掘,比如因施工、被盗等人为因素或自然灾害使文物遭到破坏,必须进行抢救性发掘以保护文物。但除非必须,一般也不会主动发掘。

如同兵马俑身上的彩绘,出土后仅能保持数秒。空气对颜色的破坏“快得甚至让人来不及拍张照”。若是文物上的信息因保护技术不成熟而“灰飞烟灭”,这样的损失着实令人痛心。